

商都通訊

雷士

自從我們的軍隊攻克百靈廟以後，在全國人心裏已顯然造成一個新的觀念，他掃除了過去畏葸的態度，我們深切的明白了自己的力量，深切的知道了民族戰爭的最後勝利將歸誰屬，這真是書時代的戰爭啊！近日報紙消息說綏北匪軍雖數度反攻，但我軍終於掃蕩了他們的殘餘勢力，不久也許就會出兵綏東進而收復察北，甚至打進熱河省以及長春俗都，痛飲黃龍，也不是什麼幻想的事吧？

當綏北戰爭發動以先，敵兵的目標原係綏東，綏東的要鎮，足可控制四方的要算集寧，所以他們打算分兩路向西進迫，一路自商都迫陶林，由王英匪部擔任，一路由張北迫興和，由李守信部擔任，而最終的目的全在集寧。攻陶林的一路，目標在先取紅格

爾圖，紅格爾圖在七木耳台東南五十里，七木耳台是內蒙古漢蒙交易的最大市場，北至滂江，南通集寧，為平滂路線中樞。往外蒙必經的要道，位於陶林東北，紅格爾圖附近是肥沃平原，乏險可守，人民多以種植為生，有天主教堂，故多信奉天主教。今年夏天匪軍王道一部首先向此地攻擊，結果被打敗，王匪個人也在商都被他的主子槍決。十一月中旬的戰事在綏東那已是第二次了。紅格爾圖的駐軍是博作義部董其武旅的四連，勢力很是單薄，王英匪部的大本營在商都城西二十餘里的達拉村，有日方的飛機約十架，並由商都用駱駝輸去子彈共百餘載，載重汽車尤多，有某籍軍官在裏邊指揮一切。十一月十三日，當地大雪蔽天，某方飛機結隊向紅格爾圖前線偵察，匪部亦全

部出動，向紅格爾圖進襲，但因風大雪厚，飛機在上方迷失道路，未能飛至紅格爾圖上空，便將炸彈擲下，計每機帶炸彈六個，全都拋在匪部自己的陣線中，死人甚多，這也可以說是天不亡我了。次日匪軍約一團人攜帶犀利火器，進攻紅格爾圖，因為在夏季受了近掘有寬約丈餘的壕塹，據當地來人云，匪部進攻時，戰溝上全鋪着木板，故他們得順利的通過，及至進到裏面，只見到幾個衣服襤褸的老頭子，被他們抓來踹馬，所有村中住民，大部逃避一空；有的人家中還擺着尚未用完的飯，好像是一聽到匪軍攻入的消息，就倉促逃走的一般；故而匪軍非常欣喜，以為兵不血刃而佔有了這塊土地就全部開入，正在大事搜括和找房休息時間，忽從村堡四周跑出埋伏的昏軍，一齊包圍上來，用機槍和手榴彈向他們猛射，匪軍措手不及，什麼也顧不得地向外拚命逃走，但當他們走近戰溝時，才知木板早已撤了，於是又

狼狽地奔回，自相踐踏，這一次一團人中據說只跑回去十三個人！我軍完全佔了勝利，王英和日本顧問正在紅格爾圖附近一小山頭上觀戰，一看形勢不佳，才急急乘汽車跑回達拉村本部，也險些送了性命。

十一月十四日的報紙上會登載着我軍攻克達拉村破壞匪巢的消息，這事情原委是如此：匪自敗退後，銳氣大挫，在不補充以前，已是沒有反攻的力量，據說忽然這一天，傅主席給他們打來電報，意思是願意和平退出紅格爾圖，但須匪軍停止攻擊。在大勝之後，忽有這種舉動，自然是很可疑的，但那些匪軍却全然不理會，王英尤其喜歡得屁滾尿流，就在當晚下令全部休息，自己也和某籍軍官飲酒高會起來。約在半夜時，我軍的敢死隊以十人為一隊向匪軍進迫，全用手擲彈襲擊，匪兵們猝從睡夢中驚醒，東西莫辨，只有胡裏胡塗的逃命，這一次死的人的確太多了，王英和某籍軍官賴蘇美龍匪部的保護，得以向東狼狽逃去，當時人約只有蘇美龍部約數百人守住附近的達拉溝，還能稍稍抵抗一下，其餘的人恐連全尸而死的都少！匪軍的軍火一百馱，汽車和大砲四門，全部被我軍獲得。

王英退入商都城，城裏的日本參事官也慌了，把重要文件和財物都裝上鐵甲汽車，預備向東邊的加卜寺逃亡，商都的城門都緊緊閉住，不許出入，把一個寒外孤城造成一片恐怖世界，後來聽

說我軍又自達拉村退出，才只將文件送到加卜寺，人却沒有走。

在紅格爾圖四周的雪地中到現在還滿滿地陳列着沒人掩埋的匪尸，作為野狗的飼料！

紅格爾圖本是一個小村，只因在軍事策略上不取得此處，不能進窺土木耳台和陶林，所以才有這兩次的戰爭。村裏人既多，天主教徒，（在口外，天主教要算最有勢力的宗教了）大家都有着「殉身」的勇氣，這兩次戰爭，頗得教民們的贊助，就是外國籍的神父，也在裏邊指揮，毫無退縮之意，可見公理和正義的力量，有時會讓人們自動泯除國家的界限的！在另一方面給國軍以重大助力的又有綏東五縣剿匪司令正黃旗總管達密凌蘇龍，這一位能征善戰的蒙古老騎士簡直是內蒙人民的偶像，他的年齡已有六十歲左右，很長的鬍子在下巴上結成一條細辮，看去真是好玩，他手下全是蒙古騎兵，蒙古人騎馬的技術本不是內地人所可比擬的，又加以特別強大的力氣和準確的射擊，那真是無敵的勁旅，所有口外土匪「柳子」（匪名也）沒有不知道「七務塔」的，「七務塔」就是達密凌蘇龍的別號，說他的本名，倒不見得有人曉得呢。他剿匪時不作興派幾十幾百兵前去的，往往只派幾個人，不怕土匪是幾十或幾百的一羣，他們只把鎗斜背在背上，抓上一疋無鞍無轡的野馬，用袍袖子抱了頭，飛也似的向匪人馳去，轉瞬間我們只能看到一股烟塵而已。當他們走到匪人切近時，總是從旁

邊一抱，就將一個匪人拖下馬來，放在他的馬背上，一個人不穩可以抱下三四個的，等他們把人帶回時，也不用槍來打死他，只是用手抱緊了腰在背後用生硬的牛皮靴子一踹，這個人便一命嗚呼了！我們聽了這種戰爭，真覺得富有原始人的意味，但就這樣，他完全征服了綏東的土匪，無論那一個村堡，只要插上一桿「七落寨」的旗幟，土匪是要望風而去的，不管是否真有七落寨的兵在裏邊！

王英部的匪衆，本都是臨時招募的，除去一部分積年爲匪的以外，好些人根本就沒受過訓練也沒有過放槍的經驗，故而一到正式戰線上，有有些人只是瞪直了眼睛呆看，因爲他已竟嚇得傻了。戰死的人，大部都是此輩。還有一部分由民間徵發而來的大車夫，真是冤枉得很！至於那些稽匪，却早已散到各處劫掠去了，刻下察北已成土匪世界，行旅斷絕，居民遷避一空，加卜寺到張家口的汽車已數十日不通，只有商都的汽車還往來，但也時時有受洗劫的危險！而且日本人在張北縣檢查得非常嚴厲，凡言語不對，服裝不入眼的人，都是立刻拖下去就地槍決，人心惶惶，達於極點，帶錢在一百元以上，也要無條件沒收！

商都縣城內本有相當的繁榮，察北糧食，大半以此爲集散地，山東山西各省商人在此作交易的很多，大街上棉比的店鋪全是糧行，據說從先盛時每年也有三十萬元以上的錢匯出。自匪軍佔

此後，終於變成死城，近自戰事連次失利，城裏更入恐怖狀態，王英部匪兵白晝隨意向商店勒索財物，不給則繼之以槍，米面食糧一律停止外運，非由駐軍收買不可，近來聽說每家面鋪每日要供應一百斤白面，官價只給七元五角，（市價在十元以上）商人叫苦連天，但也莫可奈何。尤可怕者，自戰事發動後，法幣一張不見，只有滿洲銀行的票子在市面流行，商人知道這東西是靠不住的，於是紛紛抬高物價，往往漲上一倍有餘。有一個名叫協利生的貨店，一天去了一個人拿滿洲票子買東西，問他們使不使，他們起初說不使，後來允許打八折，那知那人正是某國偵探，掏出槍來，就強迫老闆上縣公署，說他擾亂金融，非槍斃不可，幸而一個科長也是這商店的股東，跪到地下給那個某國人叩頭如搗蒜總算饒了他。但是雖是如此，却使老百姓更降低了他們的信仰心，無時無刻不盼望中國軍隊快快到來，好解除他們的痛苦！某國人在那兒宣傳得是利害的，他們甚至敢說飛機已竟炸死了傅主席，可是言之諄諄聽者藐藐，無非更顯露他們的虎頭蛇尾罷了。況且許多人都偷偷把糧食運到綏東售賣，只要一到那裏，他們一點困難也不碰不見，有高的價錢，有熱烈的同情，即使一個愚昧者，不是也會比較一下到底是誰待他好嗎？

察北各地防備的都很疏忽，並沒有多少工事，除了熱河和多倫一帶以外，大都是聽其自然。我們可知匪軍心理一定以爲只要

戰事發動，我軍是要不攻自退的，那知我們已不是五年前的樣子了呢。還有察北的糧食和燃料都非常恐慌，尤其是燃料，當地既不出煤，全是由張家口和綏東一帶輸送，刻下來源告絕，而且年成又歉收，禾桿也沒有多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氣溫裏，想來他們是沒法支持的，有人說若再過一個月，俄也把他們餓跑了！我們覺得最好觀察當局乘這個機會收復察北，想來勝利是可操左券的！

加卜寺本是內蒙政府的政治中心，但近來因戰事發動，德王已回到綏江，德王府軍事重心又在商都，於是驟然沉寂下來，只作為軍事的後防而已。刻下在那兒漢奸活動得很利害，最著名的一個名王繼周，原係察省涿鹿縣人，曾在中學畢業，為人極圓滑而

善交際，察北事變後來加卜寺大肆活動，不久就得了日籍顧問上田的信籠，任他為德化市公署的密探，專門調查各種職員的活動，以及當地士紳的狀況和知識分子的動向。每舉發一事，他都可以得「提成」若干，以故數月以來，被他害死的人不知要有多少！當地人士既怕他又不敢惹他，只好躲避，他却自以寫字畫為名，向各士紳家中請教，於是加卜寺滿街都成了王繼周的字畫，紳士們既搪不開他，也只有和他結納之一道，在軍事緊張聲中，這類的渾蛋命運當更亨通了罷！

十二月八日

本刊歡迎

東北、華北、西北、四川、西南、廣東、南洋各地關於社會狀況及經濟建設之通訊遊記